

# 福州话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

戴黎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福州话和莆仙话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他们之间具体的影响过程,除了声母类化以外,很少有学者做过具体的论证。文章试图从莆仙话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及其音韵结构三个方面,具体揭示福州话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

**关键词:**莆仙话;福州话;音变;扩散

**中图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6)02-0098-04

莆仙话分布在福建省的东南沿海,为福州话和闽南话所包围。莆仙话的表层受到其东面福州话的影响,这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许多的学者曾经阐明过这一观点<sup>①</sup>。提起福州话与莆仙话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多以莆仙话具有和福州话相同的声母类化为例。除此之外,很少学者做过具体的论证,特别是从莆仙话内部深层的音韵结构进行论证。事实上,福州话的声母类化的历史并不长,对莆仙话的影响也是比较晚近的现象。而莆仙话作为闽语一个独立方言的格局远在宋朝以前就已经形成。况且,声母类化属于方言的语法层面,与方言的深层的音韵结构并无瓜葛,并不构成一方音韵的本质特征。

所以,本文试图从莆仙话内部更为深层的音韵结构入手,探讨闽语史上福州话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论证莆仙话形成过程中受福州话影响所形成的层次。事实上,这项研究也是相当必要的,至少我们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破除一些颇为流行的误解。比如学术水平相当高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sup>②</sup>在论及莆仙话的演变时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凡是福州话和厦门话读为s的莆仙话中就拿ɿ去代替。”这个观点

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以下将具体地从莆仙话的声母、韵母、声韵的结合规律来论述莆仙话当中可见的福州话的层次。调类本文用数字表示,1、2、3、4、5、6、7、8依次表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 第一,福州话声母系统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

莆仙话的边擦音ɿ是汉语方言中很独特的音位。这是个舌尖抵前腭的清边擦音,摩擦的成分相当强。因为其独特性,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恰好广西龙州壮语也有同样的声母,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是壮侗语的底层遗留。不过《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认为莆仙话中的这个特殊的音位是和福州话和闽南话相联系的,该书认定“凡是福州话和厦门话读为s的莆仙话中就拿ɿ去代替”。

的确,三者有对应的一面。

	福州	仙游	漳州
盐	sieŋ <sup>7</sup>	ɿiŋ <sup>7</sup>	si <sup>5</sup>
翼	siŋ <sup>7</sup>	ɿiŋ <sup>8</sup>	sit <sup>8</sup>
蝇	siŋ <sup>7</sup>	ɿiŋ <sup>7</sup>	sin <sup>2</sup>

但是根据研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为此,

该观点散见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莆田县志》。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1962),由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编撰,未正式出版。

收稿日期:2005-12-01 修回日期:2006-02-05

作者简介:戴黎刚(1975-),男,福建仙游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方言学。

我们找到几个很特别的字。这些字的声母闽南话读为 ts, 莆仙话读为 ɬ, 福州话读为 s。考虑到闽语可能出现复杂的文白异读的情况, 为了避免比较文白异读层次出现错位, 我们同时将所用来比较的各个方言的文白异读(如果有的话)都一并列出。每个字的上面一行是白读, 下面一行是文读。

	福清	仙游	漳州
泉	siaŋ <sup>2</sup>	ɬya <sup>2</sup>	tsua <sup>2</sup>
	tsuoŋ <sup>2</sup>	-	tsuan <sup>2</sup>
一	syo <sup>1</sup>	ɬuoŋ <sup>2</sup>	tsi <sup>8</sup>
	i <sup>2</sup>	i <sup>2</sup>	i <sup>2</sup>
石	syo <sup>1</sup>	ɬieu <sup>2</sup>	tsio <sup>8</sup>
	si <sup>2</sup>	ɬi <sup>2</sup>	sik <sup>8</sup>
上	syoŋ <sup>6</sup>	ɬiu <sup>6</sup>	tsi <sup>6</sup>
	-	ɬyeŋ <sup>6</sup>	siaŋ <sup>6</sup>
颂	səŋ <sup>6</sup>	ɬyeŋ <sup>6</sup>	tshiu <sup>6</sup>
	-	-	-
	福州	仙游	漳州
檐	sieŋ <sup>2</sup>	ɬiŋ <sup>2</sup>	tsi <sup>2</sup>
痒	suəŋ <sup>6</sup>	ɬiu <sup>6</sup>	tsiu <sup>6</sup>

这些材料分别取自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sup>[1](971-128)</sup>、李如龙《闽语研究》<sup>[2](218-138)</sup>、马重奇《汉语音韵学论稿》<sup>[3](230-147)</sup>, 仙游话的材料根据笔者自己的调查。马重奇的材料原本没有标明文白异读, 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加以区别。比如“石”有两读 tsio<sup>8</sup>、sik<sup>8</sup>, 原文没有标明哪一个是文读哪一个是白读, 但同是来自上古铎部的惜、席、尺属于此层次的都是白读, 故此我们也将其 (tsio<sup>8</sup>) 排在白读的地位。以厦门音为例:

石	惜	席	尺
tsio <sup>8</sup>	sio <sup>2</sup>	tshio <sup>8</sup>	tshio <sup>2</sup>

以上我们用来比较的 7 个字分别来自中古的以母、禅母、船母、从母。另外有“颂”(穿)字本字未明。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福州话、莆仙话、闽南话的文读音的声母一般都读为 s(ɬ), 但是各个点的白读音的声母则有比较大的差异。凡是莆仙话中声母读为边擦音 ɬ 的字, 福州话必定读为 s; 反之, 凡是福州话声母读为 s 的, 莆仙话就一定读为 ɬ。闽南话声母读为 ɬ 的字, 莆仙话也是读为 ɬ, 这是两者共同的一面, 但是莆仙话声母读为边擦音 ɬ 的字, 闽南话则不一定读为 s, 也有读为 ts 的例子。这种对应的例子我们已经找到 7 个例子, 相信实际的口语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的用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福州话和莆仙话整

齐的对应关系。早期的莆仙话是闽南话的一分子。所以, 早期的莆仙话的以母、禅母、船母、从母也应该和闽南话一样是有 s、ts 两种读法的。但是后来莆仙话不断受到福州话的影响, 福州话的语音层次不断地叠加于莆仙话之上。刚开始, 莆仙话原有的层次和福州话的层次可能处于变体的阶段。久之, 福州话的层次最终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入莆仙话。莆仙话以母、禅母、船母、从母的演变过程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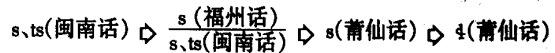


图 1 莆仙话以母、禅母、船母、从母的演变过程

第二, 福州话韵母系统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

韵母的演变比较复杂, 所以分析韵母的层次演变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不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已经找到福州话韵母系统在莆仙话内部残留的扩散痕迹。我们选择果摄来分析其扩散的过程。

漳州话中古果摄合一戈今读有 o、e、ɔ、ua、ue、ui<sup>6</sup> 个层次。莆仙话中古果摄合一戈今读也有 6 个层次: o、ø、ɔ、ua、uei、ui。请看漳州、仙游两地果摄韵母今读比较:

	漳州	仙游	例字
1	o	o	过锅货科
2	e	ø	坐螺(朋) <sup>①</sup>
3	ɔ	ɔ	波玻过魔
4	ua	ua	破磨簸
5	ue	uei	果过火
6	ui	ui	蕘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两个方言的各个层次都相当一致, 两地的方言实际上有重大的区别。在第 2 个层次中, 莆仙话的前高圆唇元音 ø 在闽南话的语音结构中是不可以出现的, 因为闽南话不可以有前高圆唇元音。为什么莆仙话会出现一个其语音结构本不允许出现的音呢? 这个答案我们可以在福清话中找到。福清话有和莆仙话一模一样的 ø 音位, 只是 ø 音位所包容的韵类稍有不同。福清话、莆仙话 ø 音位的分布情况如下:

	福清	仙游
果合一戈	-	螺朋坐
蟹合三鱼	初梳蔬疏黍	初梳蔬疏黍
蟹开一咳	-	戴袋赛
蟹合一灰	-	退碎
止合三支	-	髓 <sup>②</sup>

我们认为莆仙话的 ø 是福州话在莆仙话内部

①括号中的字表示莆仙话有此读, 闽南话没有相应的读法。  
②请注意: 止摄髓和果摄、蟹摄合流, 很可能是上古同属歌部的痕迹。

扩散的结果。可是,莆仙话的 $\emptyset$ 音位分布在6个韵类,福清话只出现在蟹摄合三鱼韵,果摄合一戈韵连一个字都没有出现 $\emptyset$ ,为什么对应关系这么不整齐呢?我们认为这是福清话后期演变的结果。福州市区话还是能够和莆仙话相配,不过福州市区话不念 $\emptyset$ ,而是读为 $\emptyset y$ 。

	螺 <sub>戈</sub>	黍 <sub>蟹</sub>	袋 <sub>蟹</sub>	退 <sub>蟹</sub>	髓 <sub>蟹</sub>
福州	$n\emptyset y^2$	$s\emptyset y^3$	$t\emptyset y^6$	$th\emptyset y^5$	$tsh\emptyset y^3$
仙游	$l\emptyset^2$	$\text{ʃ}\emptyset^3$	$t\emptyset^6$	$th\emptyset^5$	$tsh\emptyset^3$

以上福州市区的方言材料取自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sup>[4](226-230)]</sup>。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早期福清话的果摄、蟹摄、止摄都有读为前高圆唇元音 $\emptyset$ ,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部分字失去前高圆唇元音的读法。在其部分字失落 $\emptyset$ 以前,其扩散成分将莆仙话的\* $\epsilon$ 替换为 $\emptyset$ 。可见,莆仙话韵母系统在和福州话的接触过程中接受了福州话的扩散。

### 第三,福州话音韵结构在莆仙话内部的扩散

莆仙话的音韵结构是否也受到福州话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下面我们以前莆仙话的“五”来说明福州话语音结构在莆仙话中的扩散。先看一下各地“五”的语音形式。

	仙游	漳州	福清
文读	$kou^3$	$\eta\emptyset^3$	$\eta u^3$
白读	$\eta\emptyset^6$	$g\emptyset^6$	$\eta\emptyset^6$

值得注意的是莆仙话“五”的白读音 $\eta\emptyset^6$ ,这种鼻音声母配开尾韵的语音结构在莆仙方言里是个很例外的语音结构形式。疑母在莆仙方言中分化为k、h、 $\eta$ 三种,h和k只与开尾韵或塞尾韵相配, $\eta$ 声母一般只和鼻韵或是鼻化韵相配,不与开尾韵或塞尾韵相配(这个结构规律和闽南话有关)。例如:

仙游	
疑 $\eta$	严验吟岸眼颜雁谚研顽元原愿硬仰(五涯)
k	我鹅饿雅午吴误悟外刈艺岳乐
h	瓦鱼渔蚁

括号里的“五”(“ $\eta\emptyset^6$ ”)和“涯”(“ $\eta a^2$ ”)两个读法只在莆仙话里出现。“涯”在莆仙方言中是书卷味极浓的文读字,不能单独使用,只能出现在“天涯”一词中。大家知道,莆仙方言因为受到东面福州话的影响而具有很复杂的声母类化,规律是前一个音节若是鼻韵或鼻化韵结尾,后字声母就变成鼻音。据此,

### 参考文献:

- [1] 冯爱珍. 福清方言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2] 李如龙. 闽语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3] 马重奇. 汉语音韵学论稿[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我们认为“涯”受前字“天”的n尾的影响从而声母由k类化为同部位的 $\eta$ 。如果我们这样的分析是合理的话,那么“五”在莆仙方言读为 $\eta$ 就更为奇特了。

会不会是来自闽南话呢? 遗憾的是闽南话的泥、明、来、疑母与莆仙话的演变的规律是相似的,即闽南话的 $\eta$ 也不能和开尾韵相配,不可以存在像 $\eta\emptyset u$ 这样的语音结构。但漳州音有个鼻化的 $^c\eta\emptyset$ ,声母也是 $\eta$ 。会不会是漳州话由 $^c\eta\emptyset$ 脱落鼻化色彩而来呢? 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有两点:

其一, $^c\eta\emptyset$ 在漳州音里是个文读音,而 $\eta\emptyset u^2$ 在莆仙方言里是个白读音。 $^c\eta\emptyset$ 在漳州音是个不常用的文读音,使用的频率并不高。 $\eta\emptyset u^2$ 在仙游话里是口语上常用的高频词,为什么莆仙方言要借用另外一个方言的低频词来作为自己的口语常用词呢? 而且两地声调不同,调值差别也很大。说 $\eta\emptyset u^2$ 是保存了漳州音,其原因我们不好解答。

其二, $^c\eta\emptyset$ 在漳州音里是个鼻化音。莆田话目前已经没有鼻化韵(莆田话早先是有鼻化音的,这一点是可以透过声母类化来证明),但仙游话仍然有鼻化韵,其音系是容许鼻化韵存在的。与闽南话相对应,仙游话甚至还存在闽南话开尾韵读为鼻化韵的现象,例如: $m\bar{u}$ (毛)、 $tsua$ (蔡)。如果 $\eta\emptyset u^2$ 是从漳州音借来的,为什么仙游话不保存鼻化的色彩呢? 当然也可能是原先有鼻化音,但是在后来的语音发展中消失了。但这种假设存在的可能性不大。漳州音里疑母字“五”这个鼻化的文读音应该是后起的现象,泉州话并不鼻化(例子可见于林连通《泉州市方言志》<sup>[5](167-179)]</sup>)。漳州音大概是韵母先鼻化,然后声母受鼻化韵母的影响而转为 $\eta$ 。

经过比较,我们认为福清话的白读音 $\eta\emptyset^2$ 与莆仙方言“五”的白读音 $\eta\emptyset u^2$ 很一致。声母、声调完全一样。韵母之间的差异也是可以解释的。先是福清话 $\emptyset$ 高化为u,接着是高元音u前带个流音 $\emptyset$ , $\emptyset$ 继续高化就成了莆仙话的 $\emptyset u$ 了。试构拟这一演变过程如下:

$$* \eta\emptyset \rightarrow * \eta u \rightarrow * \eta\emptyset u \rightarrow \eta\emptyset u$$

所以,我们认为,莆仙话 $\eta\emptyset u$ 这种鼻音声母和开尾韵搭配的例外语音结构,是福州话音韵结构扩散到莆仙话中的结果。也就是说,莆仙话的语音结构也接受福州话的扩散。

- [4] 陈泽平. 福州方言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5] 林连通. 泉州市方言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许婴 校对 徐平]

## The Diffusion of Fuzhou Dialect in Puxian Dialect

DAI Li-g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many scholars acknowledge that Fuzhou dialect has a lot of affection on Puxian dialect, few concrete evidences as to how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are shown to us so far. We will verify the diffusion of Fuzhou dialect in Puxian dialect by three aspects, that is, the diffusion of the consonant system, the diffusion of vowel system, and the diffusion of phonology of Fuzhou dialect.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Fuzhou dialect; sound change; diffusion

(上接第 73 页)

## The Inner Imitation of *Hua Jian Ji*

LI Dong-hong

(Chinese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ci authors in *Xi Shu* looked upon Wen Ting-yun as their main imitational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learn the flesh and the love expression of men from Wei Zhuang. And besides, in *Hua Jian Ji* they often draw lessons from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images, language, scene describing and expression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Hua Jian Ji*; imitation; images; language; scene description; expressional connotation